

明清小品丛刊

[明] 吕坤洪应明 著

呻吟语
菜根谈

吴承学 李光摩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牘、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本书是晚明时代两部著名小品文集的合集，一部是吕坤的箴言体小品《呻吟语》，一部是洪应明的清言小品《菜根谈》。我们把这两部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态都有较大区别又各具代表性的小品合为一集，目的在于让读者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以便更为全面地了解晚明文人的思想心态和晚明小品的艺术形态。

《呻吟语》的作者吕坤（1536——1618），明嘉靖、万历年间人，字叔简，一字心吾或新吾，自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曾官至刑部左、右侍郎。吕坤为人“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明史》卷二二六）。

《呻吟语》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所谓“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其目的是“以一身示愆于天下”（《呻吟语序》），即起着警世的作用。《呻吟语》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全书分六卷，即礼集、乐集、射集、御集、书集、数集，又分为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类，篇幅甚大，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其儒家修养的道德体

系。《呻吟语》表现的思想情趣与一般晚明的清言小品不同，它更近于传统的格言、箴言，内容多关乎治国修身，处事应物，也表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其风格颇为谨重，无一般晚明人的狂狷之风；其立意比较积极，无晚明许多小品虚无的态度。

吕坤的思想综采百家，但其主体仍是儒家，不过由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儒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晚明色彩。比如他积极地主张根据人情物理来会通和权变，不拂人的情性。如卷一《谈道》篇就说：“圣人只是傍人情依物理。”卷二《问学》篇也说：“学问大要，须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识得透彻，却以胸中独得中正的道理消息之。”卷五《治道》篇又说：“王法上承天道，下顺人情，要个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轻之制。”卷六《人情》篇：“圣人处世只于人情上做工夫，其于人情，又只于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作工夫。”从人情物理讲道学，强调人情物理的重要性，这比以理杀人的腐儒高明何止百倍。又如卷三《应务》篇：“《仪礼》不知是何人制作，有近于迂阔者，有近于迫隘者，有近于矫拂者，大率是个严苛繁细之圣人所为，胸中又带个惩创矫拂心而一切之。后世以为周公也，遂相沿而守之。毕竟不便于人情者，成了个万世虚车。”他大胆地批评儒家经典的不近人情，“成了个万世虚车”。他还指出封建社会里，在实施礼教方面对于男女的两重标准，“夫礼也，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治道》）。这些都深刻地批判封建社会的礼教之不平等与不公正。

《呻吟语》时时体现出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积极用世精神，但时由于身处晚明时代，目睹社会现实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这种强烈用世的精神必然伴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如卷五《治道》篇：“而今不要掀揭天地、惊骇世俗，也须拆洗乾坤、

一新光景。”“振则须起风雷之益，惩则须奋刚健之乾，不如是，海内大可忧矣。”“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轻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纵不敢更张，而毁拆以滋坏，独不可已乎？”“整顿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鼓舞人心，先要振作自家神气。而今提纲挈领之人，奄奄气不足以息，如何教海内不软手折脚、零骨懈髓底！”“印书先要个印板真，为陶先要个模子好。以邪官举邪官，以俗士取俗士，国欲治，得乎？”“纪纲法度，整齐严密，政教号令，委曲周详，原是实践躬行，期于有实用，得实力。今也自贪暴者奸法，昏惰者废法，延及今日万事虚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并其文而去之。只今文如学校，武如教场，书声军容，非不可观可听，将这二途作养人用出来，令人哀伤愤懑欲死。推之万事，莫不皆然。安用缙绅簪缨塞破世间哉？”这是对晚明社会现实和政治现状的批评，其态度是相当激烈也非常中肯，而且流露出对于晚明时代吏治腐败的失望以至绝望的情绪。这不是吕坤一己之私情，其实也是明清之际，在社会即将产生天崩地陷的巨变之前，一批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悲剧情怀。

《呻吟语》在艺术形态上属于箴言体或语录体，言简意赅，语言比较随意，有感而发，随手记录，不求文采，不求偶对，辞达而已。此书历来影响颇大，如清代尹会一在《吕语集粹·序》中说：“吕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学，明体达用之书也，而《呻吟语》为最。余反复玩味，见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内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当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针，苦口之良剂。”申涵光的《荆园小语》也说：“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常看。”

《菜根谈》，亦作《菜根谭》，其作者有的本子题为洪应明，

有的本子则题为洪自诚。今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仙佛奇踪》提要：“明洪应明撰。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是编成于万历壬寅。”可见洪应明与洪自诚同为一人，只是一为名，一为字。按万历壬寅即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可见洪应明主要生活于万历年间。《菜根谈》的创作时间不详。民国十四年扫叶山房影印日本刻本上有于孔兼的《菜根谈题词》。按于孔兼，《明史》有传，万历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仪制郎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疏救考功郎中赵南星而被谪，从此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于孔兼的题辞自称云：“逐客孤踪，屏居蓬舍。……日与渔父田夫朗吟唱和于五湖之滨、绿野之坳，不日与竞刀锥、荣升斗者交臂抒情于冷热之场、腥膻之窟也。……适有友人洪自诚者，持《菜根谈》示予，且丐予序。”可见《菜根谈》所作的时间是于孔兼辞官家居时间，也就是万历二十一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所以《菜根谈》与《呻吟语》同样写于万历年间，但可以肯定《菜根谈》的写作略比《呻吟语》要晚些。

《菜根谈》的篇幅比《呻吟语》小得多，分为修省、应酬、评议、闲适、概论几部分。古人以“咬菜根”喻过清苦生活。朱熹《朱子全书·学四》：“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于孔兼在《菜根谈题词》中说：“谈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三山通理达夫在序《菜根谈》时，也表达了近似的意见：“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似此书所说世味及出世味，皆为培根之论，可弗重欤？”二氏的议论都侧重于人品的修养，有励志警策之作用，以揭示《菜根谈》书名的内涵。

把《菜根谈》与《呻吟语》作一比较，更能看出两书的特色。如果说，《呻吟语》内容大致是从儒家学说出发来阐述道德修养，《菜根谈》内容则大致是关于人情哲理与生活艺术，充满人生智慧与生活气息。于孔兼在《菜根谈题词》中评论此书说：“其谈性命直入玄微，道人情曲尽岩险。俯仰天地，见胸次之夷犹；尘芥功名，知识趣之高远。笔底陶铸，无非绿树青山；口吻化工，尽是鸢飞鱼跃。”颇为简要地概括了此书的内容。在《菜根谈》中，人生哲理、世态炎凉、论文谈艺、山川水月、泉石烟霞、花草虫鱼，无所不具。它不像《呻吟语》那样阐释比较纯正的儒家中庸思想，而是熔儒道释三家于一炉，加上作者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和思考，带有更为浓郁的晚明色彩。“看破有尽身躯，万境之尘缘自息；悟入无坏境界，一轮之心月独明。”（《闲适》）“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概论》）这些清言庄禅的意味很浓，但像“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修省》），这又很有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观念。不过《菜根谈》在描写文人理想的生活时总是流露出清净无为、空虚澹泊的情趣与禅机：“阶下几点飞翠落红，收拾来无非诗料；窗前一片浮青映日，悟入处尽是禅机。”（《闲适》）“孤云出岫，出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相干。”（《概论》）“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概论》）可见《菜根谈》主要的思想倾向明显受到老庄与禅宗影响，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文人的思想情趣和意绪心态。

晚明许多清言作品，都流露出当时文人强烈的幻灭感和末世意识。在这方面，《菜根谈》比较有代表性。“狐眠败砌，

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悉属旧时争战之场。盛衰何常，强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概论》）令人不免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之预感。晚明文人所追求的闲适超脱，往往与这种末世的悲凉和苦涩交织在一起，故与其他时代比如唐宋文人的闲情逸致有明显不同的况味。

《菜根谈》与《呻吟语》形式上是颇为不同的。《呻吟语》属于语录体、箴言体之类，而《菜根谈》则是清言体。晚明清言是一种精致而优美的格言式小品，而其内容大多表现晚明文人的闲情逸致和庄禅幽尚。清言的语言往往融合骈文之韵与散文之气，高雅整饬而又灵动畅达，骈散兼用而多用骈语。不过，清言虽用骈语，但却与传统骈文的文体风格有很大的差异。骈文比较重视词藻之华艳、色彩之浓郁，讲究用典、声律，故风格华丽；清言虽多偶句，但比较生活化，少用典故，风格更为自然清新、流畅自由，读起来似行云流水，自如无碍。《菜根谈》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清言小品的语言特色。与《呻吟语》相比，它更喜欢诗意的语言，显得深刻、隽永而精美，令人回味无穷：“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闲适》）“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闲适》）这些诗化语言构成一种相当灵动的艺术意境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似乎在欣赏自然的松韵石声、水心云影中，超然妙悟。

晚明清言存在着雅俗两种审美观念的合流。一方面是诗化的语言，极力营造艺术意境，同时也可以运用相当通俗化的语言。这在《菜根谈》中也有体现：“富贵的一世宠荣，到死时反增一个恋字，如负重担；贫贱的一世清苦，到死时反脱了一

个厌字，如释重枷。”（《闲适》）“进德修行，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羨，便趋欲境；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堕危机。”（《概论》）对偶的形式是一种文雅的修辞方式，而这里却是以对偶形式来编排白话俗语，语言上有一种特别的谑趣。总之，文白并用，雅俗相兼，经典之语，市井之言，皆可熔于一炉，其风格整饬而又灵动，雅致而又通俗，这可以说是晚明清言小品的语言形式特点。

《菜根谈》一书问世以来，在海内外影响甚大。此书流入日本后，于江户时代重刊，一纸风行，遍传三岛。清康熙帝曾亲自辑录“满汉合璧本”《菜根谈》，命内务府印行，以教育子弟。近年来，《菜根谈》在海内外都颇受重视，甚至形成一股阅读热潮。

最后向读者交待一下本书整理所据的版本。《呻吟语》以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为底本；《菜根谈》以清同治年间常州天宁寺沙门清镕重校刻本为底本，书前的于孔兼《菜根谈题词》，据民国十四年扫叶山房影印日本刻本补入。两书均以他本校正，不出校记，特此说明。

吴承学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呻 吟 语

呻吟语序	3
卷一 内篇 礼集	5
性命	5
存心	11
伦理	33
谈道	44
卷二 内篇 乐集	84
修身	84
问学	133
卷三 内篇 射集	152
应务	152
养生	198

卷四 外篇 御集 201

 天地 201

 世运 214

 圣贤 217

 品藻 233

卷五 外篇 书集 265

 治道 265

卷六 外篇 数集 329

 人情 329

 物理 336

 广喻 340

 词章 359

菜 根 谈

菜根谈原序 369

菜根谈题词 371

 修省 373

 应酬 379

 评议 388

 闲适 399

 概论 407

呻吟语

〔明〕吕 坤 著

